



说唱杨殿林

王长庚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介 紹

鎮江火車站，過去在卸元木時，斷損很多。貨主意見很大。有保守思想的裝卸工人，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楊殿林卻以主人公的態度，窮思苦想，創造了“繩卷元木卸車法”，保護了國家財富。

“說唱楊殿林”以曲折的情節，生動的語言，歌頌了這件事。

說 唱 楊 殿 林

王長庚著

*

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〇四號

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號

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開本 787×1092 1/36 印張 14/18 字數 14,000

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四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5,000

說唱楊殿林

王長庚

〔幕起台中有長桌一張，椅子兩把。甲乙二人從兩旁上。〕

甲（拍惊堂木）金光閃閃五角星，

萬紫千紅氣象新，

全國人民齊努力，

向五年計劃大躍進。

涌現了先進人物千千万，

先進事迹數不清。

今天不把別的談，

單表鎮江車站裝卸工人——楊殿林。

（白）說起楊殿林，他在工作中是認真負責，積極鑽研，找窍门，動腦筋，想辦法，挖潛力，提合理化建議，改進工作，所以他曾獲得了先進生產者的光榮稱號。

他們的小組也是上海鐵路管理局安全生產的先進小組。單說這一天，楊殿林正在貨運室和值班司磅員在研究裝載蘆葦的方法，忽听那邊“砰！”門一開，進來一位貨主。唔！臉色不大好看，氣勢汹汹！

〔下轉相聲。〕

乙 (貨主)你是值班司磅員嗎？

甲 (司磅員)唔！有事嗎？二十點以前……算我！

乙 (貨主)你們究竟負責任不負責任？

甲 (司磅員)你这象話嗎？咱們穿的鐵路制服，戴的鐵路帽花，挂的鐵路証章。……國家工作人員、干部嘛，那個事兒沒有負責任？

乙 (貨主)既然負責任，也該到外面去瞧瞧！

甲 (司磅員)那我不是剛從外面回來？

乙 (貨主)那你全看到啦？

甲 (司磅員)看到啦！

乙 (貨主)你說該怎麼辦？

甲 (司磅員)一句話，非簽字不行！

乙 (貨主)簽字？簽什麼字？

甲 (司磅員)很簡單。只要在貨物運單上寫明：該批貨物，因包裝不固，質地不良，如發生破損、濕損、斷損、件數不足、重量不符等等一切事故，均由貨主負責，與鐵路無關。就这么簡單，你知道啦？

乙 (貨主)怎麼你說話，我聽不懂？

甲 (司磅員)什麼？不懂，就凭我這樣的服務態度，花了這樣長的時間，向你詳細的解釋，耐心的說服教育，真可謂是苦口婆心。怎麼？你這個腦袋瓜子，怎麼這

么頑固？你到底想裝不想裝？

乙（貨主）裝？裝什么？

甲（司磅員）3 号月台上的農具！

乙（貨主）誰裝農具呀？我是來提貨的！

甲（司磅員）提貨？你怎么不早說？提什么貨？

乙（貨主）元木。

甲（司磅員）元木？早哩！還得……（手勢）

乙（貨主）50分鐘？

甲（司磅員）5 個鐘點。

乙（貨主）怎么？還有 5 個鐘點才能提貨？

甲（司磅員）再有五個鐘點也卸不完！

乙（貨主）干嘛要这么長的時間？

甲（司磅員）干嘛？問你呀！

乙（貨主）問我？

甲（司磅員）說起來真得向你提個意見！

乙（貨主）向我提個意見？

甲（司磅員）怎么？還不虛心接受？干運輸工作要靈活才行啊！

乙（貨主）怎么靈活？

甲（司磅員）譬如說：你們要是運糧食、煤炭、水泥、666 粉，那卸起來多痛快、多利落？可你總是鬧別扭、弄些又長、又細、又粗、又大的元木啦、樹段啦、木板啦、…

乙 (貨主) 嚶! 嚶! 我們木材公司嘛, 运的就是这些东西!

甲 (司磅員) 是啊! 所以这意見就得向你們提。由于你們工作死板不肯灵活, 害得我們卸車发生困难, 停留時間过長。到月底我还得做……

乙 (貨主) 总结?

甲 (司磅員) 总结! 那多麻煩! 又得做“詩”一首

乙 (貨主) 总结还做詩?

甲 (司磅員) 就那么四句。

乙 (貨主) 那四句?

甲 (司磅員) 你听着: “生产獎金拿不到,
紅旗跟着木头跑,
元木折断要檢討,
真是吃力不討好”。

乙 (貨主) 啊, 你还檢討?

甲 (司磅員) 好說, 月月有份!

乙 (貨主) 你們檢討倒是挺經常, 就是工作不跃进。

甲 (司磅員) 誰說沒有跃进?

乙 (貨主) 你看卸了一車元木, 就断了六十六根, 这还了得?

甲 (司磅員) 改进多了! 同志! 最高記錄一百三十二!

乙 (貨主) 啊? 你們都作成記錄了? 可見你們对工作絲毫不关心, 一点不負責任!

甲 (司磅員)不負責任，這話能這麼說么？凡事總得經過詳細調查，仔細的研究、分析，才能做出結論，象你這樣隨隨便便，馬馬虎虎的提意見，真是太主觀。把意見說得具體些！

乙 (貨主)具體？元木折斷就是裝卸辦法不好，是鐵路的責任！

甲 (司磅員)嘿！又是鐵路的責任！瞧你說得多輕便。

(快板)叫同志，听端詳，

元木折斷有情況，

我深入小組去研究，

主要原因有三樁。

乙 (貨主)第一？

甲 (司磅員快板)第一是元木太細又太長，

卸車折斷理應當。

乙 (貨主)第二？

甲 (司磅員快板)第二是元木質地太不良，

輕輕一碰就損傷。

乙 (貨主)第三？

甲 (司磅員快板)第三是晚上卸車不便當，

電燈那有太陽亮？

存在問題很嚴重，

要想不斷就很难講。

乙（貨主快板） 听你言，我气得慌，
你強調客觀不应当，
对国家財富不爱护，
意見簿上我提几行。

甲（司磅員快板） 提几行，就提几行！
象这样的意見早已有十幾張，
我耳朵听听生老茧，
干脆就是沒法想！

乙（貨主快板） 对元木折断不处理，
不聞不問又不响！

甲（司磅員快板） 要处理，很便当，
双方一齐到現場，
把卸断的元木1、2、3、4、……点点数，
咱們签签字，盖盖章，
商务記錄編几份，
到鉄路局申請去賠償。
这不管賠多和賠少，
反正是公对公来轉轉帳。

乙（貨主快板） 說这話，你太荒唐，
問題并不在賠償，
国家的財富受損失，
祖国建設受影响。

根治淮河修長江，
筑壩打樁架桥梁，
开矿山、造工厂，
高山平地盖楼房，
木材的用途多广泛，
要赶紧运到工地上。
誰知它一路平安走了几千里，
在鎮江車站遭了殃，
不是断，就是伤，
到工地不能派用場。
請你仔細想一想，
这样的損失怎賠償？怎賠償？

甲（司磅員快板）嚟？有意見，你好好講，
态度何必这个样？
幸亏我是有涵养，
不然还要吵一場。
別发火，你听我講，
內中的情况你不知詳，
我不裝也不扛，
实际工作不担当。
有意見請你到裝卸作业所，
把你的問題談清爽。

裝卸工人有經驗，
他們到底要比我強！

乙（貨主快板） 你是貨物司磅員，
職責是監卸又監裝。
工作不肯想辦法，
責任你推得淨淨光。
看你思想多落后，
對社會主義的建設有阻擋。
你不理不睬不解決，
我要報告你們的胡站長。

甲（司磅員）報告站長就報告站長。這有什麼了不起？喂！
楊殿林同志！這是你親眼看到的，你們把元木卸斷了，貨主找來找去，總是找到貨物司磅員頭上來。唉！
當一個貨物司磅員，真是夠噲！

甲（書白）貨主找貨物司磅員來交涉元木的折斷問題，說了半天，沒有得到解決，憤憤而去。楊殿林在旁邊聽得清清楚楚，看得明明白白。想想不對頭啊！元木是我們卸斷了的，自己的責任嘛，還強調什麼，卸斷了，卸斷了，想個辦法叫它不斷就是了！國家的財富，人人都要愛護。對！一定要想個辦法，楊殿林有個脾氣，心里想到，嘴里說到，實際他就要做到。他一天到晚在動腦筋想辦法。他想來想去，想出個道理出來

了，这个元木折断，恐怕是地不平的关系，不妨弄个草垫子垫起来试试看哩！他与组长翟正福一商量，翟正福觉得能行，试试看嘛！随即在小组中传达，布置执行。

甲（老張）组长說的什么东西？小李！

乙（小李）不好了，你的思想开小差了！

甲（老張）跟你說話，才开口，帽子就来了。这两天我耳朵有点闷气，听不清楚。

乙（小李）组长說今天試行楊殿林的建議，車子下面垫草垫子，元木就不断了。

甲（老張）什么？又是楊殿林的建議？底下垫草垫子，木头就不断了？噢喂！我看靠不住！

乙（小李）試試看嘛。

甲（老張）不保險呵！

甲（書白）不說老張、小李在議論，單說组长翟正福向全体同志們說明卸車方法及注意事項，三檢完毕后，只听得一声令下，开始工作，大家齐声应答，安全生产，接着就分工了。摆溜杠的摆溜杠，放草垫的放草垫，拿“扳山”，鋸支柱，一会儿工夫，准备工作弄得停停当当，就开始卸車。他們卸呀卸的，沒有卸了几根，忽听得在溜杠上喀喳一声！

甲（老張）嘿嘿！又断了吧？小李！一根元木变成兩根啦！

乙 (小李) 噢，这个办法不灵嘛。在溜杠上就断了！

甲 (老張) 那个說灵的。我老早說过了，非断不可！說得玩的哩！就凭我这个二十几年的工作經驗，这点儿門道看不出来嗎？木头碰木头，唉！硬碰硬嚟！小伙子！

乙 (小李) 这样木头光断，总不是事啊？

甲 (老張) 这有什么办法呢？又不是粮食包，大米包，木头嘛！总是要断的！

乙 (小李) 要能想个办法叫它不断就好了。

甲 (老張) 这个到那里想去呢？你們相信楊殿林哩，說他这个办法好哩！其实，象他这种建議，我也会想出来比他还要好！

乙 (小李) 哦，談談看。

甲 (老張) 不过，我有条件。

乙 (小李) 有什么条件？

甲 (老張) 要牺牲个人利益。

乙 (小李) 只要元木不断，国家财富不受損失，牺牲个人利益有什么关系呢？

甲 (老張) 好！大家替我一起回家去！

乙 (小李) 什么事？

甲 (老張) 把床上的被子、褥子、帳子、棉花胎、枕头、席子、夾橙褲，一齐給我搬得来。

乙 (小李) 发神經！

甲 (老張)放在車子下面,你篤定卸好了,簡直就象卸到彈簧沙發上一样,元木保証是一根不断!

乙 (小李)你这簡直是在开玩笑嘛!

甲 (老張)我这叫开玩笑?楊殿林那个不叫开玩笑嗎?草垫子垫在下面,起什么作用?元木还不是照断!哂!

乙 (小李)你这張嘴就是会挖苦人。

甲 (書白)不說老張挖苦。單說楊殿林在車子上发楞,臉上紅一陣,白一陣,心里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。奇怪,真沒有想到,還沒有落地它就断了。

甲 (楊殿林)我說組長,你看怎么办呢?这样下去元木还是要折断啊!

乙 (霍正福)这样不行!一定再想个办法叫它不断才好。

甲 (楊殿林)我看这样吧!不如用繩子把兩头扣起来卸吧!这样可以保証不断,恐怕就是時間太長。

乙 (霍正福)目前也顧不得時間長,只要元木不断就行。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見?

甲 (群众)沒有,沒有,沒有意見!(学張)沒得意見哦!

乙 (霍正福)沒有意見,咱們就干吧!同志們!老張!

甲 (老張)唔?

乙 (霍正福)到工具間去拿四根大繩子来。

甲 (老張)好的!小李!同我去拿繩子去。

乙 (小李)拿繩子,一个人去好啲。

甲 (老張) 噯，抓緊時間，過了七點半就來不及啦！

乙 (小李) 小組會今天不開了！

甲 (老張) 要命！那個同你談開小組會的？不瞞你說，今天買了兩張電影票，陪老婆看電影，好哪！伙計！“天仙配”！架下子，架下子！（土話幫幫忙的意思）

乙 (小李) 怪不得這麼起勁呢！走！走！

甲 (書白) 他們兩個人的篤、的篤、的篤，跑到倉庫工具間，拿了四根大繩，的篤、的篤跑到現場。大家就開始卸車了。他們用繩子把元木兩頭扣起來，一根根地朝下卸。這樣子卸，斷是不會斷了，就是太慢啦！先扣繩子，然後再出繩子，要卸一根，理一根，順一根，放一根。沒有卸了幾根，老張心裏頭著實有點不耐煩了！

甲 (老張) 乖乖！這個辦法先進哪！還要卸到明天天亮哪，小李！

乙 (小李) 慢雖慢，元木不會斷了。

甲 (老張) 是的，元木不會斷。這停留時間，你們就不算了？這那快不是國家的損失？

乙 (小李) 工作要慢慢的改進嘛！你不想辦法，光急有什麼用呢？

甲 (老張) 不急！你不看看別的組，做了兩個倒又休息了；我們這一個忙得頭都開裂了！人家打尾的倒又打頭了；我們還是倒數第一。到了半个月，發薪啦！算盤

一响，旁人拿五十七；我們拿二十一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看你才发急呢！

乙（小李）你这种經濟观点，个人利益……

甲（老張）太严重？唷！这是漂亮話！

乙（小李）新的工作，一开始，总归有些困难的。

甲（老張）是呀！話都是这么說：工作有困难，有希望、有办法，要有信心、有决心，我看，还要有時間！

乙（小李）什么？还要有時間！

甲（老張）这种先进办法，还不是全靠時間長啊！其实在平时，我才不管呢！反正是打头打尾，按派班章程办事。惟独今天是跟我捣蛋了！

乙（小李）怎么办呢？

甲（老張）不談了！“天仙配”看不成功，兩張戏票請客送人。（乙笑）笑！笑什么东西？为了支持先进嘛，这就要牺牲个人利益。唻！卸！卸！卸！

甲（念）又是諷刺又嘲笑，

噤哩咕嚕发牢騷。

楊殿林，心內焦，

面紅耳赤似火燒。

想了个办法沒收效，

工作效力沒提高。

这元木折断虽减少，

可時間太長也糟糕。

不好！不好！我不好！

事先考慮不周到，

盲目建議來試行，

小組情緒低落了。

越思越想越苦惱，

兩眼忙把組長瞧。

乙（念）組長命令就這麼搞，

同志們！元木折斷堅決要消滅掉，

愛護國家財富有責任，

支援建設很重要。

只要大家把窍门找，

新的辦法就能創造！

甲 對！只要大家把窍门找，

乙

新的辦法就能創造！

甲（書白）卸是卸完了，就是卸了六個鐘點。這個時候，大家洗澡的洗澡，吃晚飯的吃晚飯，休息的休息。老張到了家里，也是一肚子的高興：“天仙配”沒有看到，兩張戲票請客送人。楊殿林到了家里，也是一肚子的心思。想想今天這個工作不對頭啊！上級号召要在質量良好的基礎上，完成任務。象我們這樣還行？不是元木斷啦，就是時間長，還能提前完成5

年計劃？不行！一定要想個辦法。他坐在那里自言自語，噤哩咕嚕想辦法哩！那曉得他愛人把晚飯老早端到桌子上了，他還沒有注意呢！

乙（楊妻）殿林啊！（尾一字特輕）怎麼啦？今天身體不大舒服嗎？

甲（楊殿林）不是的。

乙（楊妻）小組會受了批評啦？

甲（楊殿林）那里的話呵。

乙（楊妻）是工作上發生問題了？

甲（楊殿林）不光是發生問題，而且很嚴重！

乙（楊妻）不好了！出了工伤事故啦？

甲（楊殿林）看你大驚小怪的，怎麼會出工伤事故呢？

乙（楊妻）究竟是什麼事啦？（尾音輕）

甲（楊殿林）唉！告訴你，最近卸元木斷得太厲害了。

乙（楊妻）是啊！我送飯去的時候，經常看到木頭斷得一堆一堆的，真是心疼。

甲（楊殿林）可不是嗎，這國家建設材料，從老遠的地方運得來，在我們的手里卸斷了，這心裡得怎麼說得過去呢。

乙（楊妻）你們也應該想個辦法才好哇。

甲（楊殿林）那個說沒有想辦法啦。我建議用草墊子在地上墊起來卸，結果不行。